

雷石榆〈臺南行散記〉分析：後二二八的風景與心境*

陳淑容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雷石榆的〈臺南行散記〉刊登於1949年2月號的《台旅月刊》，記錄1948年11月8日至11月12日，一共五天四夜的南行見聞與所感。本文指出，〈臺南行散記〉呈現中國詩人雷石榆以一個台南人女婿的身分，陪伴舞蹈家妻子蔡瑞月返鄉掃墓。在移動與旅行的過程中，經由掃墓此一儀式性行為，引發對過去人生的回望以及未來的思索。他仔細觀察、深刻體驗，寫下二二八之後與1949年9月遭流放離台前夕，台灣社會物價飆漲，民心所苦的一面。除了反映戰後初期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實態，也預告一個變動與離散的時代。

關鍵詞：雷石榆、蔡瑞月、《台旅月刊》、戰後初期台灣文學

* 針對編委會及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評述及修改意見，本文在可能範圍內進行回應與修訂，謹致謝忱。

Lei Shih-yu's "Notes on the Visit to Tainan": the Post-228's Landscape and Mindscape

Chen Shu-Ju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Published in February, 1949, Lei Shih-yu's essay "Notes on the Visit to Tainan" depicts his sightseeing and feeling during his five-day visit to the city of Tainan and its countryside from November 8-12, 1948. Accompanying his wife Tsai Jui-yueh, a well-known professional dancer, to return home to pay tribute to her ancestors in the family cemetery, Lei retrospected his past and future, which was touched off by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 the cemetery. He observed closely and experienced what had come to him, and then wrote about people's suffering from the rapid rise of price in Taiwan society after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eve before his exile in September 1949. This essay reflected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foresaw its upcoming instability and disturbance.

Keywords: Lei Shih-yu, Tsai Rui-yueh, *The Tailu Monthly*,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雷石榆〈臺南行散記〉分析：後二二八的風景與心境

一、前言：雷石榆1946-1949

廣東台山出生的詩人雷石榆（1911-1996），是我們熟知的前輩舞蹈家蔡瑞月（1921-2005）的丈夫，1946年至1949年短暫地居住在台灣。他與蔡瑞月的婚姻生活，算起來只有1947年到1949年這兩年時間。雷石榆在台灣研究的定位，如同社會學家石計生所說：「雷石榆，這過去在台灣蔡瑞月研究裡，總是扮演配角，寥寥無幾句描述的人」。¹但走出台灣，中國方面，雷石榆後半生同甘共苦的妻子張麗敏；以及日本對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的研究者，都在雷石榆的資料彙編與研究論述上提出相當成果。²其中，關西大學名譽教授，著名魯迅及左翼作家聯盟研究者北岡正子更為其定調：「中國詩人雷石榆（1911-1996）在中日戰爭前的日本，以及戰後初期的台灣，都曾以一位作家的身分，與當地文學家、文化人共同從事文學活動，在中日、中台之間的文學（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³

雷石榆走入中國、日本、台灣文藝交流史始於1933年。這一年，他赴日留學，參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的活動。隔年10月，雷石榆在東京出席日本詩人遠地輝武的出版紀念會，結識台灣詩人吳坤煌，國族悲運讓惺惺相惜的兩人結為摯友，聯袂活躍於東京的左翼詩壇與戲劇界。雷石榆除了參加日本雜誌《詩精神》，並與臺灣文藝聯盟成員有密切交流，頻繁向其機關刊物《臺灣

1 石計生，〈蔡瑞月異托邦：從「魁儡上陣」舞碼看舞蹈社的抵抗性〉，「後石器時代」網誌（來源：<http://cstone.idv.tw/?p=4304>）。

2 比較重要的資料彙編包括池沢実芳、內山加代編譯，《もう一度春に生活できることを：抵抗の浪漫主義詩人雷石榆の半生》（日本東京：潮流社，1997.12）；張麗敏編著，《雷石榆人生之路》（中國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07）；《雷石榆詩文選》（中國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10）等。研究論著則有北岡正子，〈雷石榆『沙漠の歌』——中国詩人の日本語詩集〉，《日本中國學會報》49集（1999.07），頁220-233。

3 北岡正子，〈連結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的詩人雷石榆——以《沙漠之歌》與《八年詩選集》為中心〉，《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5期（2011.10），頁61。

文藝》雜誌投稿，同時促成東京左聯刊物《詩歌》的刊行。⁴ 1935年冬，雷石榆被驅離日本，回到中國；1936年3月化名「林未春」再赴日，同年11月返回中國。中日戰爭爆發以後，他在福州、廣州、洛陽、昆明、嶺南、長汀等地擔任報刊編輯，以文筆投入抗戰行列。⁵

日本戰敗後的1946年4月底，雷石榆由中國廈門來到高雄，擔任《國聲報》主筆兼副刊編輯，很快出版了詩集《八年詩選集》。未及半年，他離開高雄，前往台北擔任台灣省交響樂團編審；1947年1月，獲聘擔任台灣大學共同科副教授。⁶ 省交響樂團編審工作期間，因職務之便認識舞蹈家蔡瑞月，驚為天人隨即展開追求，此刻的他視「擁抱著一顆愛情的心」為值得紀念的事；⁷ 而蔡瑞月則「經過幾個月的家庭爭論」⁸，說服了父親與兄長們，兩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1947年5月結婚。婚後利用台大日式教師宿舍開設舞蹈社，蔡瑞月在五十年後的受訪中提到：「這裡，收藏了我短暫的幸福和永久的回憶」。⁹ 1948年夏天，雷石榆遭校方解聘，之後靠協助妻子經營舞蹈社維持生計。1949年6月，雷石榆被捕，9月遭遣送離台。¹⁰ 而蔡瑞月則在隔年被捕，入獄三年。四十年後的1990年，兩人別後首度在中國河北保定聚首。晚年雷石榆回憶被流放離台，少妻幼子隔絕，生離死別兩茫然的人生悲劇依舊淚眼縱橫：「說起寶島——台灣，對我來說已是一場舊夢」。¹¹ 重逢，使他安然放下這個

4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05）；陳淑容，〈重讀吳坤煌：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考察〉，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頁21-44。

5 同註3，頁61。

6 感謝匿名審查者特別提醒參閱《台大同學會會員名簿》，指出雷石榆所屬單位為共同科，而非一般記載下的法學院。

7 雷石榆，〈隨想〉，《臺灣文化》2卷3期（1947.03），頁19。

8 蔡瑞月口述、蕭渥廷主編，《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04），頁66。

9 同註8，頁68。

10 雷石榆被捕後，蔡瑞月奔走四方尋求援助，她甚至前往霧峰請託林獻堂。1949年7月7日的《灌園先生日記》記載：「蔡瑞月舞妓來，言其夫雷石榆被警備司令部第二處拘禁，意欲請余為之保釋。余告之，旬日前員林詹國亦被拘禁，聞說為共產黨之嫌疑，託王民寧、李友邦為之保釋，尚不能成功，余更無能為力矣。」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1949-07-07〉，「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灌園先生日記/1949-07-07>，檢索日期：2015.04.23）。

11 雷石榆，〈舊夢依稀話寶島——寄情台灣〉，《新文學史料》1993年4期（1993.11），頁72。

夢，在六年後的1996年底辭世。

詩人雷石榆與舞蹈家蔡瑞月的結合在戰後初期台灣具有高度的文化象徵，而他們的被迫分離則凸顯兩岸大動盪大分裂的時代悲劇。如同前引北岡正子所言，雷石榆的重要性在於，他以一個作家的身分，與「當地」文學家、文化人共同從事文學活動。在戰後初期的台灣，他之所以能快速融入當地，除了與留學東京時期台灣人文藝家的情誼之延續，透過妻子蔡瑞月衍生的在地情感與人際網絡更是重要關鍵。1947年，後二二八的5月時節，這個曾經自稱「一個孤獨地流浪慣了的人」¹²、「恰似天涯遊子的異鄉人」¹³，為愛構築「我的家」¹⁴，詩與舞結合的家成為匯聚省內外文化人的藝術沙龍；愛的力量使得異鄉人不再無墳可上，劃出他和多數戰後初期來台外省知識人的差異界線。

本文將以少為人注意的雷石榆〈臺南行散記〉（以下簡稱〈散記〉）¹⁵為中心，透過其移動軌跡與見聞記錄，分析後二二八的心境變化。〈散記〉全篇僅2,200餘字，圍繞著偕同妻子蔡瑞月返回台南故鄉掃墓，記錄1948年11月8日至11月12日，一共五天四夜的南行所感。他們先是在11月8日，「乘午前的普通列車南行」，「車行十多小時才抵臺南」，接連著四晚宿於南市；9日清晨前往布袋參觀鹽場，再沿原路回台南；10日晨起到「別後已兩年的高雄」，乘晚車返台南；11日與妻子家人數名到台南郊外掃墓；12日早晨，「國父誕辰紀念日」當天由南返北。

〈散記〉刊登於隔年2月由台灣旅行社發行的《台旅月刊》¹⁶創刊號，由黃天邁執筆的〈發刊辭〉寫道：

12 雷石榆，〈隨想〉，《臺灣文化》2卷3期，頁19。

13 雷石榆，〈我的回憶（下）〉，《新文學史料》1990年3期（1990.08），頁108。

14 雷石榆，〈我的家〉，《國聲報》，1947.05.19，4版。

15 會注意到這篇文章是因為無意間瀏覽了陳凱劭的部落格，〈雷石榆：臺南行散記，1949〉（來源：<http://blog.kaishao.idv.tw/?p=2906>）此文章發表於2009.05.15。陳凱劭的文章除了介紹《台旅月刊》及台灣旅行社，也針對文中相關場景，包括蔡瑞月舞蹈社、嘉義布袋、高雄新銀行建築物、台南日輪兵社、台南機場，做了圖像補充與解說。

16 1949年2月10日，由台灣旅行社發刊的《台旅月刊》創刊號，同一期刊登的還包括潘鼎元〈臺北縮影〉，黎烈文〈一日的旅行〉，毛一波〈臺陽風物十韻〉，杜容之〈參觀瑞芳煤礦記〉，黃榮燦〈紅頭嶼去來〉，詩英〈西湖遊記〉，味橄〈談「無所謂」〉，楊雲萍〈郁永河裨海記遊〉，謝冰瑩〈從北平到臺灣〉，吳克剛〈臺灣省圖書館藏書一瞥〉，乃藩〈臺糖滄桑史的一頁〉等文章。除了楊雲萍是台灣人，其他作者群以戰後來台的外省文化人士與行政官僚為主。

臺灣山水秀麗，林泉幽勝。一向被人譽為「美麗之島」。光復以來，遊客踵接，國人嚮往，都以親臨觀光為快。可惜介紹臺省風光的冊籍雖多，但內容不無若干偏軟，未能引起讀者的濃厚興趣。同人有感及此，乃有發行「台旅月刊」的嘗試。¹⁷

黃天邁進一步將旅行事業視為政策推進的助手，期許該刊能在：「相互策勵之下，將台灣省史地人文作詳盡的介紹，同時對於生產建設作有系統的報導；俾利遊客，而促進旅行事業的展開」。¹⁸總括來說，發行約七期的《台旅月刊》，¹⁹標榜「宣揚祖國文化／服務旅行事業」；以「美麗之島」為號召，除了對祖國讀者輸出台灣山水林泉風光，也試圖輸入大陸名勝印象給台灣讀者。

〈散記〉的意義在於，作者雷石榆以一個半局內人的身分，透過移動與旅行等非日常生活的經驗，以及經由掃墓此一儀式性的行為，引發對過去人生的回望以及未來的思索。他仔細觀察、深刻體驗，寫下二二八之後與1949年遭流放離台前夕，台灣社會物價飆漲，民心所苦的一面，預告一個變動與離散時代。以身所感，帶有大量地方觀察與社會批判的〈散記〉，呈現兼具浪漫與寫實風格的詩人情感面向。從結果看來，這則可能是雷石榆離台前夕留下來的最後文章之一，²⁰同時也是一則面臨失業困境，充滿挫折、失望與失落的篇章。〈散記〉放在為介紹與宣傳台灣風光而設的《台旅月刊》上，略顯隔閡。而這個隔閡正反映出後二二八至前1949，一個落腳台灣的中國詩人，面對社會不安與個人失業困境引發的焦慮與挫折之感，具體而微地捕捉戰後初期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實態。

17 黃天邁，〈發刊辭〉，《台旅月刊》創刊號（1949.02）。

18 同註17。

19 許俊雅，〈台旅月刊〉提要，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來源：<http://dhtlj.nmtl.gov.tw/opencms/journal/Journal052/>）。

20 根據雷石榆著，池沢実芳、內山加代編譯，《もう一度春に生活できることを：抵抗の浪漫主義詩人雷石榆の半生》附錄「雷石榆創作年譜」；張麗敏編著，《雷石榆人生之路》及筆者調查。

二、離開陰雨連綿的台北

「沒有領略南島的風光已一年多了，這次由於偶然的動機離開兩旬陰雨連綿的臺北……」，〈散記〉以此破題，帶過旅行目的地以及動機。午前普通列車出發，行經十多小時才抵台南，顯然這是一趟勞其筋骨的旅程。在台灣鐵路管理局成立，也設有快車車種的前提下，選擇普通列車極可能是經濟上的考量。²¹「歷二小時之後即見晴朗的天空和燦然的陽光。越向前越溫暖，從窗眺望金黃似的田野上在收穫的農民……。」11月，北部台灣一方面開始受到東北季風吹拂，陰雨連綿；但僅離開台北兩小時車程，就能看到燦爛的陽光與「看來到處都像豐收的」金黃稻田，但這只是表象。

雷石榆進一步分析這個結構性問題的根源：「如果為了自給自足，本島的人民應慶世外桃源之樂園，可是多數農民只看著粒粒金黃從血汗的手上流出去，而用以充飢的是並不是豐富的雜糧（薯芋之類）吧了。」台灣米在戰前大量銷往日本，而戰後則是銷往中國，宣稱脫離殖民統治，但農民仍舊無法溫飽，實際上只是換湯不換藥。而比日本殖民時代更惡化的，是遠高於白米漲幅的物價飆漲，使得「即便是小康的自耕農亦不易維持一家的溫飽」。物價飆漲猶如緊箍咒，也像台北的陰天，縈繞在雷石榆的心中，反覆出現在〈散記〉的敘事。

1946年，雷石榆隻身來台，靠朋友幫忙先後在報社、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與台灣大學謀職，但他的左派朋友，在二二八事件後紛紛遭難。1948年2月18日，雷石榆的台大同事許壽裳（1883-1948），因為一樁離奇的工友竊盜案在宿舍被殺。身為魯迅摯友的許壽裳，擔負魯迅文學在台灣傳播的重責大任。在1946年受陳儀邀請來台籌辦台灣省編譯館的許壽裳，除了聘任台籍文化人、留用日本學者，也在轉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後，延攬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至台大任教，傳遞魯迅思想與文學。²²這些具有現實批判的措舉，被認為是許壽裳得罪

21 根據《台旅月刊》創刊號附錄的「火車主要站時刻表」，1949年2月間由台北往台南的火車包括特快車與普通車，特快車的費時八個鐘頭不到，普通車則須十個多鐘頭。

22 參考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2）及謝金蓉，〈許壽裳與「阿里倉倉、氣象熾昌」〉，《思想》8期（2008.01），頁143-159。

當道而招致殺身之禍的主因，他的死因此帶有殺雞儆猴的意味。²³緊接著，隨著台大新校長莊長恭於1948年6月到任，7月起開始大量解聘（或不續聘）教師，雷石榆也列名其中。²⁴

〈散記〉一文從發生、執筆到刊出時間，正是雷石榆被迫離開台大教職，與妻子蔡瑞月共同經營舞蹈社維生的時候。面對台大教授的象徵地位以及大學教員實質薪水的失落，雷石榆的低落心情與經濟窘迫可想而知。失業帶來的身心煎熬，其結果是淡出他在《新生報》「橋」副刊引發，持續兩個多月關於建設台灣文學路線的激烈筆戰。²⁵

他念茲在茲的物價飆漲，反映在〈散記〉一文在對各地物價的記錄與比較。他發現在古都台南「一切的物價也比臺北便宜些」；他記下一隻鴨蛋僅賣二百五十元，便宜六分之一；人力車也便宜約三分之一，但卻面臨乘客甚少的窘境。他也比較別後兩年的高雄：坐公共汽車是二百五十元，比台北貴五十元；但人力車則相對便宜。在高雄最「上算」的則是買到一瓶一千兩百元的本地製「五加皮」酒，物美價廉。然後在回程當天，也就是國父誕辰的日子，因為火車票無預警狂漲三倍價，迫使許多原本計劃利用假期集體北上參觀博物館的學生，只好敗興而歸。「不預告而漲價實不合手續，而且一漲便三倍，更不合理。」

也因此，「陰雨連綿的台北」不僅僅是天氣的描繪，更是雷石榆面臨現實困境的「心景」投射。1947年2月，台灣社會集體經歷二二八事件腥風血雨的屠殺慘案，二二八之後因此不止於時間上的序列，更是一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重新洗牌，一個新的時代分歧，這是本文所強調「後二二八」的意義所在。雷石榆的中國朋友，同樣任教於台大共同科的教授李霽野（1904-1997）與中

23 周青後來回憶，雷石榆聽聞許壽裳死訊，「大罵國民黨特務的殘酷暴行，他狠狠地說了一句『垂死掙扎』。」周青，〈紀念許壽裳先生殉難五十週年〉，《文史論集：周青文藝論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12），頁228。

24 戰後台大第三任校長莊長恭於1948年6月到任，因為解聘教師等嚴重人事問題而於同年12月請辭，之後由傅斯年接任校長。丁亮等撰述，《國立台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頁12、448-450。

25 雷石榆在〈再論新寫實主義（續完）〉，中說：「為了愛惜時間和正常的工作，不擬再浪費筆墨與掛號的英雄理論家楊先生辯論。」《台灣新生報》，1948.07.02，4版。

文系副教授李何林（本名李竹年，1904-1988）在事件後悄悄離開了；²⁶ 前台共黨員、記者周青（1920-2010）也早投入中國共產黨的懷抱。²⁷ 雷石榆後來回憶：「我也急於要離開台灣，無奈鵬兒誕生後不足半歲，也不易準備一筆旅費，暫且排練一些舞蹈節目，找機會再開表演會，將收入的部分，備作到達香港的旅費。」²⁸ 另一篇散文〈海峽那邊的兒子〉，透露出〈散記〉並未明言的複雜心情：「孩子呀，你在這個多災多難的日子誕生，現在你才是幾個月的幼雛，也湊不成旅費抱著你渡海遠走，我在失業中茫然不知所措。」²⁹

雷石榆與蔡瑞月的兒子雷大鵬（1948-）在許壽裳逝世的隔月誕生。新生的喜悅掩蓋了殺戮的恐懼，雷石榆甚至以詩歌〈嬰〉歡迎兒子的到來：「他來到了毫不認識的世界，驚奇著光、色彩和音響。好像一切是屬於他自己的，單純、調和而又無限。（中略）他不是單純如白紙，也不像感光的菲琳（FILM），而是不能說明的，生命序曲的節奏的試煉。」³⁰

新生的喜悅無論如何無法擺脫後二二八陰影的籠罩，這個「多災多難」的時刻，雷石榆面臨失業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壓力。二二八事件的殷鑑未遠，新的風暴不知何時到來，任誰都嗅到局勢的險惡。雷石榆的台灣朋友，吳坤煌（1909-1989）、楊達（1906-1985）等人早因為異議言論幾度進出監獄，原本規劃回到中國或香港的雷石榆，則因新建的家與新生的家人，錯失了離開的先機。

三、台南及其周遭的前殖民地風景

雷石榆和蔡瑞月在很短的時間內從相識、相戀到結婚。那是1946年12月，離開高雄《國聲報》的主筆位置，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轄交響樂團團長蔡繼琨（1908-2004）延攬擔任交響樂團編審，還寄住在美術家黃榮燦（1920-

26 台大《人事異動月報表》（冊1）記載李竹年於1948年7月至8月間遭台大文學院解約離台。引自李東華，〈光復初期台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台大文史哲學報》70期（2009.05），頁116。

27 藍博洲，〈從紡織廠童工到進步記者——工人作家周青的腳跡〉，《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06），頁123-146。

28 雷石榆，〈我的回憶（下）〉，《新文學史料》1990年3期，頁112。

29 雷石榆，〈海峽那邊的兒子〉，張麗敏編著，《雷石榆詩文選》，頁275。

30 雷石榆，〈嬰〉，《中華日報》，1948.05.27，5版。

1952)家中的時候。他在蔡繼琨的引介下認識台南女兒蔡瑞月，驚為天人，展開追求。蔡瑞月早年留學日本，投身日本現代舞大詩師石井漢（1886-1962）門下，1946年返台後隨即展開活躍的舞蹈活動。這是一段跨越省籍，熱情浪漫的愛情故事。擔任省交響樂團編審的雷石榆不但促成交響樂團與舞蹈表演合作，也積極協助場地安排以及報紙宣傳，³¹他的熱情很快打動了蔡瑞月的心：「我也覺得他有詩人純真高雅的氣質，當他是中國文化的化身」。³²

1947年5月11日《國聲報》的「藝壇近訊」刊載了如下訊息：「詩人雷石榆與舞蹈家蔡瑞月女士，擬於本月十八日在台北市中山俱樂部舉行婚禮，各方友人聞訊，皆紛紛去函道賀云。」³³5月19日，雷石榆散文〈我的家〉在《國聲報》登出，陳述過去一個月來如何竭盡所能地在台北「支配著一個小小的家」，一個光是炊具到日常必需品已花費一整個月薪，一個「我幾乎沒見過這樣簡單的家」。³⁴但這個家雖簡單卻使人心靈舒適，是個「左鄰右舍都有收音機和留聲機」的家，最重要的，這個家即將迎來「遠在火熱的南端的愛人」：

她愛我，或說我愛她，全然是一種藝術的心靈的交感。她的個性是靜的，而從事動的藝術；我的個性是動的，而從事靜的藝術。而最一致的是互相都貧困，也可說我比她更貧困。愛情超脫物質條件的約束，雖然古來例子不少，但生存我們現存的社會環境，能排除一切煽惑，固執著走向共通的理想，不能不說是非常寶貴的，至少我是這樣感覺。³⁵

除了台北的，新建立的「家」，從異鄉人變為台南人女婿的雷石榆也走入另一個具有在地歷史與親戚網絡的「家」。這個家有著悠久的基督長老教會信仰，以自家經營的旅社「群英會館」為中心，有父親與兄嫂們的愛與包容

31 比如1947年1月1日的《國聲報》刊出蔡瑞月在交響樂團的後援下，將於1月7日於中山堂發表創作舞蹈會的消息。2月19日的另一篇報導稱蔡瑞月：「到處絕贊／台灣唯一的女舞蹈家／表現崇高壯美的藝術／舞蹈高才生多人參加」。

32 蔡瑞月口述，蕭渥廷主編，《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頁66。另外汪其楨，《舞者阿月：台灣舞蹈家蔡瑞月的生命傳奇》（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09）對蔡與雷的戀情有生動的刻劃。

33 不著撰人，〈藝壇近訊〉，《國聲報》，1947.05.11，4版。

34 雷石榆，〈我的家〉，《國聲報》，1947.05.19，4版。

35 同註34。

圍繞；也是1949年9月雷石榆被遣送離台後，蔡瑞月最大的支持與後盾。³⁶因此，古都之於雷石榆，不再只是抽象的史蹟名勝，更是具有在地情感與認同的空間場域。

這也是五天四夜台南行的目的。雖然沒有明白指出離開台北的「偶然的動機」為何，但從〈散記〉前後文脈推斷，為了「與內子等數人到南郊外去看她母親的墳墓」應是動機之一。雷石榆用兩段篇幅記述前往墓地的路徑、中途所見、墳墓的現況、簡單祭儀以及所思所感。

行了約二里許，見到日本時代的競馬場，一片萋萋荒草，在戰時本市的壯丁被徵集在這裡訓練，在那附近有一大座輪型建築物，叫做「日輪兵舍」，就是壯丁的留營所，並隨時把壯丁送到高雄去築要塞障地，掘挖戰壕，有的青年吃不消這種苦役或病倒，或死去。（〈散記〉，頁35）

雷石榆看到的「日輪兵舍」是戰爭時期台南州廳為台南州民的「鍊成道場」，於1941年前後完工的建築。「日輪舍」和周遭的「國民道場」、「忠靈塔」連成一氣，在台南南郊形構出一個典型日本氛圍的軍國空間。³⁷曾經致力文筆抗日，反對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雷石榆，在1948年的台南，重新感受台灣人面對軍事訓練、戰爭動員與奉公死亡的歷史建物以及時代刻痕，其心情想必非常複雜。他們繼續前行，「見到饅頭樣的山丘間荒塚累累，處於兩山屏立的谷口有一廟形的火葬場」。這座「饅頭樣山丘」，是俗稱「桶盤淺」的地方，1934年，台南市「火葬場」遷居於此。³⁸蔡瑞月母親的墳場，坐落在火葬場背後山丘的基督教墓園，「這一帶的墳墓是在戰時被日軍政府敕令遷來的，

36 蔡瑞月口述，蕭渥廷主編，《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頁50-63。

37 不著撰人，〈臺南州民の鍊成道場／「日輪舍」設計なり、愈よ近く着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1.09.14，4版。現址約為今天台南體育公園。另外前揭陳凱劭〈雷石榆：臺南行散記，1949〉附今昔地圖對照。

38 不著撰人，〈台南火葬場／移桶盤淺／經費萬三千餘圓〉，《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09.07，4版。日本領台後，以衛生為由在台灣各地興建火葬場、推廣火葬，但火葬的觀念還是無法普遍深入台灣人社群。火葬對來自中國的雷石榆更是文化衝擊，因此他特別記錄回程參觀火葬場的細節：「碰到幾位死者的家屬去領骨灰，守場者把最外的一個火爐的鐵門打開，拉出像軌道樣的格鐵床，只破爛的腦殼可辨，那年青女子跪下去哭得很淒楚。」（〈散記〉，《台旅月刊》，頁35）

並限定每墳所佔的地位（約寬二尺長三尺），所以遠看彷彿是林立的碑石。」

「遷到這一帶來不但侷促，而且有的一墳埋二骨，內子的母親是姑媳共塚的，何況遷了不久，有好些墳碑受了炸彈破片的光顧，因為那附近有高射砲陣營和空軍營。」

因為妻子，雷石榆踏上這些平常旅人不曾也不會踏上的墳塋之地，祭拜故人。他穿梭於前殖民主義跡痕猶存的常民空間與歷史時間，回想過去，哀傷未來：

我思考著人生的變幻，同時憶起已二十年沒有看過自己母親的墳墓。連父親的墳墓究在何處也不可想像，死在這個時代與活在這個時代都同樣淒涼！各蹲在墓場出口一邊的石柱上的兩隻大鷹，見我們走近而飛起，翱翔在空際，叫出一種悲涼的聲調。（〈散記〉，頁36）

透過「我們把路上採來的鮮花放在墓前，然後各蹲一角拿出點心來吃」，〈散記〉帶過這場融合西方基督教與傳統漢人信仰的祭儀過程。石柱上兩隻大鷹的悲涼聲調也附和似地餘音繚繞：「死在這個時代與活在這個時代都同樣淒涼！」成為貫穿〈散記〉的哀傷主調。

然而，正如前述，〈散記〉刊出的園地，創刊於1949年初的《台旅月刊》畢竟是一份以「介紹台省風光」、「引起讀者的濃厚興趣」為宗旨的雜誌。從創刊號執筆者來看，邀稿成刊的可能性相當大，亦即雷石榆當在發刊前就受邀撰文。因此，雷石榆與蔡瑞月在掃墓前一天，先前往當時仍屬台南縣轄下的布袋參觀鹽場，極可能是為了配合投稿《台旅月刊》推廣觀光旅遊和協助政策推進的性質。

放在〈散記〉的哀傷與批判主調，相較輕鬆的布袋行，顯然符合了另一層定義下的「觀光」。³⁹他們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參觀生產貿易設施並體驗新奇的風土人情。他們的旅程是從台南搭乘一小時火車到新營，再轉乘支線小火

39 蘇碩斌關於旅行與觀光的分析可以提供參考。見蘇碩斌，〈旅行文學的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2014.10），頁264-270。

車到布袋：

這支線交通頻繁，不但因為牠通達鹽場，而且沿線有極重要的生產機關，如新營和鹽水的糖業公司，太子營的紙業公司，故此我們穿過一望無限的甘蔗田，直到「布袋」的一個多鐘頭之中，無刻不目觸到甘蔗，甘蔗將變成大量的糖，又變成大量的紙。（〈散記〉，頁35）

接著他記錄了鹽的製程、產銷狀況：「據說過去年產四十萬噸，現在要增產二十萬噸，供給內地，南洋和日本，……可是目前交通工具缺乏，運輸頗傷腦筋」。雷石榆也觀察到海邊的風景與人文，街上賣的新鮮便宜的魚蟹，以及當令的「烏子魚」。還有往來布袋、廈門間，一日可達的「帆船」，⁴⁰將布袋的食鹽出口，同時進口了廈門的紙煙與布料。

這是一趟前殖民地的現代性之旅。對於新奇風土的好奇與生產建設的喜悅，看似淡化殖民主義下鹽、糖與紙生產的剝削本質，也有意忽略其與戰爭時期南進政策的關連，發展出一種不同於台南南郊周遭的前殖民地軍國主義意識型態描寫的氛圍。

四、舊識星散的高雄

〈散記〉中另一個遊歷地是高雄，在布袋鹽場參觀後的隔天前往。對雷石榆來說，這是「別後已兩年」的舊地：

這被戰爭破壞最劇的都市，中心區的街道依然還沒有整理好，甚至顯得更破爛……。高雄市酒樓櫛比，但今日已倒閉了不少，商業顯得分外蕭條，據悉月來也像限價時的臺北市一樣，什麼東西也買不到。在這裏只見到兩位朋友，過去那麼多的相識者都星散了。（〈散記〉，頁35）

1946年4月，因為任職的廈門《閩南新報》社解散，雷石榆決定跟著兩位

40 即俗稱的戎克船（Junk），前引陳凱劭，〈雷石榆：臺南行散記，1949〉有相關圖示。

初識的陳姓友人陳香和陳羶前往台灣的高雄辦報，⁴¹ 因為台灣是「我早已嚮往的地方」，⁴² 期望這個「新樂園」可以安頓飽經戰亂後的疲憊心靈。他從高雄上岸，很快發現此地並非全然陌生，原題為〈夜の町〉的詩寫著：「我徘徊在夜的街上，留聲機的聲音，拂撩著我飽經風塵的心，飛逝了的年輕的戀情啊！也回憶起美麗的島國的夢。」⁴³

這個「美麗的島國」指的是日本。1933年，雷石榆離開故鄉到東京求學，就讀中央大學經濟系之際，參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與日本、台灣左翼詩歌與戲劇界的友人結為知交，回到中國後最為繫念的台灣人是吳坤煌與賴明弘。雷石榆的回憶提及，戰後考量前往台灣的重要原因是：「曾經在東京交往頗密的《臺灣文藝》編輯吳坤煌、賴明弘等人，以及其他互相知名的台灣作家（如楊逵、呂赫若等），可能還健在，我不至於有人生地疏之感。⁴⁴」。

雷石榆和吳坤煌、賴明弘這兩位來自台灣的殖民地青年在東京的互動時間其實上非常短暫，這更顯得他們之間情誼的彌足珍貴。對文學與戲劇的共同喜好凝聚成柔韌的反帝國與反法西斯力量，他們在《臺灣文藝》雜誌上熱烈討論殖民地文學的方向，也共同面對日本警察的彈壓與拘禁。1935年年底，雷石榆被放逐離開日本，吳坤煌列身送行的行列；雷石榆在返回中國後將這段經歷寫成自傳小說《慘別》，序文中特別提到日本、中國與台灣的友人：「感謝新井徹，後藤郁子，小熊秀雄，蒲風，魏晉，林林，英揚，何勿，紹式，坤煌……諸友為我的不幸關懷，幫忙，奔走。」⁴⁵

除了吳坤煌，雷石榆在東京結識的另一個台灣人摯友賴明弘（1915-1957），則為臺灣文藝聯盟發起人之一，賴明弘在1934年赴東京養病，期間除了和吳坤煌共同促成臺灣文藝聯盟東京分盟的成立，也與雷石榆結為摯交。⁴⁶

41 倪思然、朱雙一，〈《國聲報》“南光”副刊與廈大校友作家群〉，《新文學史料》2013年1期（2013.02），頁180。

42 雷石榆，〈我的回憶（下）〉，《新文學史料》1990年3期，頁108。

43 〈夜的街上〉，原為日文，文末署「1946年5月於高雄」，收於《八年詩選集》。作者自譯收於張麗敏編著，《雷石榆詩文選》，頁88。

44 雷石榆，〈我的回憶（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2期（1990.05），頁108-110。

45 雷石榆，〈序〉，《慘別》（中國上海：新鐘書局，1936.04），頁3。

46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266-268。

1946年8月，雷石榆抵台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很快由在高雄的廣東同鄉林光灝為他印製出版了詩集《八年詩選集》。這部詩集收錄「戰爭中的歌唱」46篇及「補遺」17篇的中文詩；另外還有7篇「日文詩作」，其中2篇曾刊於日本人反戰同盟機關誌《真理の鬥ひ》，另外5首則是在登陸高雄的1946年5月及6月後所作。這五首日文詩表現了一個異地人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描繪了戰後初期高雄濃厚的東洋氣習，形成跟「戰爭中的歌唱」輯中，反對戰爭與反對日本法西斯極為不同的風格。

《八年詩選集》用意在以詩將中國人民抗戰的悲苦壯烈傳遞給與祖國隔離五十年的台灣人民，序言裡，雷石榆更指明：「願以這詩集，作為最先獻給台灣青年諸君的心靈的禮物，或者作為一個悲劇詩人盡忠於祖國所留下的生命的創痕。」⁴⁷ 其中，寫於1940年的〈友情〉一詩有附記寫著：「還有一位殖民地的青年，從亞熱帶的孤島飄來，用他瘦弱而又有勁的手，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掌腕告別：我要回去了，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見：早日離開這魔鬼的地盤，投回你祖國溫暖的懷抱。何況你的祖國在苦難與掙扎中，正需要你獻出一點力量！再見吧，我們將在大陸上攜手！」⁴⁸ 詩人為這個殖民地的青年下了註腳：「指一位姓賴的台灣進步文學青年作者」。這個「姓賴的台灣進步文學青年」，顯然就是賴明弘。雷石榆和吳坤煌、賴明弘的相逢要到1947年之後了，吳坤煌的兒子吳燕和還記得，父母親導覽體面漂亮的雷石榆、蔡瑞月夫妻遊覽日月潭蜜月一事。⁴⁹

1948年底，南行之旅的雷石榆在〈散記〉中發出舊識星散的喟嘆，這些高雄的台灣人舊識包括曾經任職《國聲報》的記者劉捷（1911-2004）與林曙光（1926-2000）。其中劉捷先是擔任《國聲報》副總編輯，後來轉任台北分社主任，二二八事件後雖然暫時免於受難，卻仍無法逃避1949年夏天的政治拘捕。⁵⁰ 年輕一輩的林曙光在1946年初由京都返台後，也進入《國聲報》擔任記

47 雷石榆，〈序〉，《八年詩選集》（高雄：粵光印務公司，1946.08），頁3。

48 雷石榆，〈友情〉，詩末註「1940、11、24」，《八年詩選集》，頁50。

49 吳燕和，〈重新認識父親吳坤煌〉，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頁9。

50 劉捷，《我的懺悔錄》（台北：農牧旬刊社，1994），頁95-98。

者，林曙光對雷石榆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是廣東人，留學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日語講得還算流暢，且能用日文寫詩。當時，我年弱冠，他約大我十多歲，在鼻孔口留了小鬍子，喜穿白西裝結領帶，別一朵花，頭上的草帽以至腳底的皮鞋，清一色是白的，既英俊又瀟灑。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主筆，分擔寫社論。陳香任總編輯，劉捷任副總編輯、周生必任日文版編輯、顏阿參任地方版編輯、李言任採訪主任；記者我以外還有顏阿岩、黃丁榮、張逸群及柯姓青年（名字已忘）。同事間，背後大家都叫他雷公，乍聽有如雷霆萬鈞至為嚴肅，但他的為人是誠懇、樂觀、平易近人，尤以不帶優越感是難能可貴的。⁵¹

林曙光後來北上就讀師範學校，他在回憶還提及曾赴台大宿舍拜訪雷石榆、蔡瑞月夫妻，對於動亂時代的兩人際遇也多所同情感嘆，這些描述現在看來依舊深刻動人。

〈散記〉高雄行關於舊識星散的喟嘆，這些未能相見的舊友，或者還包括他以筆名「鍾英」寫下的小說〈小工友——記一個台灣的孩子〉中的台灣孩子阿燈。〈小工友〉刊載於1946年底的《和平日報》「新世紀」文藝欄，那正是雷石榆剛離開高雄不久的時候。這篇隨筆描繪了半年以前充滿東洋化氛圍的「K市」「K報」的職場黑暗面，以及時代轉換下，在報社擔任工友的台灣孩子故事：

自從我們到了台灣的K市，報社還在籌備之中，報紙未出版前，生活很不安定，半個月的日子，一搬再搬，剛登岸時是住在港口的一家旅社，後來又搬到市區的市府招待所。這兩家都是東洋化的、睡的是「榻榻米」，進出要脫鞋穿鞋，一天不知白花了多少時間，最後才搬到報社的

51 林曙光，〈不堪回首話當年〉，《文學台灣》4期（1992.09），頁60。

對面，一間向日本人借用的會社。⁵²

故事中阿和與阿燈是十三、四歲左右的孩子，「雖是會講台灣話，但當他們兩個碰在一起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講著滿口的日本話，有時被我們聽到了，我們常常帶笑警告他們：『現在我們是中國人，可不要再講日本話！』」雖然阿燈對投入祖國的懷抱「還是渾渾噩噩」的，但也知曉被罵「清國奴」是可恥的，懂得回敬以「馬鹿野狼」。他有很強的求知欲，悄悄讀著《三字經》，想要自學國語，可惜受工作折磨而無法充份學習……。文章最後，敘事者「我」帶著懷念又同情的筆調，想念這個台灣孩子：

和他離別已經一個多月，我懷念著這倔強而又刻苦的台灣小朋友，他將遭受著怎樣的一種命運，掙扎在生活線上！⁵³

讓我們再回到〈散記〉中的高雄記述：「這被戰爭破壞最劇的都市，中心區的街道依然還沒有整理好，甚至顯得更破爛」，除了直指戰爭後期的盟軍空襲，應該也暗示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讓城市更破敗，其結果是酒樓倒閉，商業蕭條。

他們在晚間搭車回台南，「感覺此行最寂寞」。

五、結語：樂園或荒島

中國詩人雷石榆在1946年4月底來到台灣高雄。他留日、知日，批判日本而不仇日，因此很快在台灣建立人際網絡。憑藉著留學東京時期，與台灣人文藝家的友情之延續與衍生；以及在1947年5月以後和台灣舞蹈家蔡瑞月的愛情結合，雷石榆由過客變成台南人女婿。「家」的建立安頓旅人的身心，改變他對台灣的觀看視線，使得漂泊的異鄉人不再是全然的局外之人。

他的詩文表現對台灣感受的轉化，從輔登陸時候充滿希望的「新樂園」，

52 鍾英，〈小工友——記一個台灣的孩子〉，《和平日報》，1946.12.02，4版。

53 同註51。

至二二八前夕逐漸發生變化：「在臺灣的島人，好像跟祖國隔一個天地，這並不是說這裡是一個樂園，而是使人感覺到臺灣與祖國像無血肉的關聯，傳染過來的氣氛，倒生起一層厭惡」。⁵⁴ 二二八事變之後更沉痛呼籲：「暴風雨的『寶島』，該是漸漸平靜了，但如果連人們的心也平靜得像死水，那是危險的。」⁵⁵ 「魯賓遜漂流到荒島，把荒島闢為樂園。並非荒島同時也並非樂園的台灣，更要想起魯賓遜。」顯示入戲之漸深的在場情感。⁵⁶

本文所關注的〈散記〉從發生、執筆到刊出的時間介於1948年11月到1949年2月中間，正是雷石榆遭台灣大學辭退，與妻子蔡瑞月經營舞蹈社維生的時候。生活上的失業困境與精神壓力反映在他對各地物價的詳細記錄與比較，以及對物價飆漲的批評和嘲諷。他用「陰雨連綿」形容台北的天氣，一方面是自我焦慮的投射，也是對現實政治社會的比擬。〈散記〉也記述他跟著妻子來到台南南郊上墳祭母，踏上觀光客不曾進入的傳統漢人墳塋地方空間，感受前殖民地軍國主義的氛圍，發出「死在這個時代與活在這個時代都同樣淒涼！」的喟嘆。當他帶著妻子蔡瑞月回到來台時候的登陸地高雄，同樣面臨地景殘破與舊識星散的慘境。另一天布袋鹽場參觀的行程，則是藉由生產貿易設施與海濱風土介紹，以配合雜誌《台旅月刊》推廣觀光旅遊和協助政策推進的性質。通過書寫鹽場新奇風景的觀光過程，稍微沖淡全文抑鬱的氛圍。

作為1949年9月雷石榆被遣返離台前夕留下來的最後篇章之一，〈散記〉一貫地呈現詩人對於現實社會的關注，但已不見過往的激情或憤怒，取而代之的是淒涼的哀傷主調。〈散記〉放在為介紹與宣傳台灣風光而設的《台旅月刊》上，其充滿失望與失落的隔閡之感更凸顯出後二二八至前1949，一個在台灣成家的中國詩人，其流動的生命軌跡，具體反映戰後初期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實態。

關於1946到1949在台灣在中國詩人雷石榆，還有許多值得關注之處。包

54 雷石榆，〈隨想〉，《臺灣文化》2卷3期，頁19。

55 雷石榆，〈沉默的發聲〉，《國聲報》，1947.04.22。引自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02），頁351-354。

56 雷石榆，〈雜感三章〉，《國聲報》，1947.05.16，4版。

括他圍繞著《國聲報》、《和平日報》、《中華日報》及《新生報》文藝欄展開的文筆活動，以及與中國、台灣藝文界人士展開的文化交流。其中，發生在1948年上半年《新生報》「橋」副刊的台灣新文學問題的議論最受矚目，也有相當的研究成果。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約莫同時，雷石榆夫妻和台灣人記者周青以及民謠音樂家張邱東松，共同組織的「鄉音藝術團」，努力推介反映後二二八台灣社會與現實的台灣民謠，⁵⁸ 都是可以持續進行調查與探討的部份。本人希望在〈散記〉的分析基礎上，未來能夠針對這些課題持續討論。



57 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09）。

58 周青，〈台灣民歌——台灣民眾的心聲〉，《文史論集》，頁344-345。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丁亮等撰述，《國立台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
- 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
- 汪其楣，《舞者阿月：台灣舞蹈家蔡瑞月的生命傳奇》（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09）。
- 周青，《文史論集：周青文藝論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12）。
-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05）。
- 張麗敏編著，《雷石榆人生之路》（中國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07）。
- ，《雷石榆詩文選》（中國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10）。
- 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09）。
- 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02）。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2）。
- 雷石榆，池沢実芳、内山加代編譯，《もう一度春に生活できることを：抵抗の浪漫主義詩人雷石榆の半生》（日本東京：潮流社，1997.12）。
- 雷石榆，《八年詩選集》（高雄：粵光印務公司，1946.08）。
- ，《慘別》（中國上海：新鐘書局，1936.04）。
- 劉捷，《我的懺悔錄》（台北：農牧旬刊社，1994）。
- 蔡瑞月口述、蕭渥廷主編，《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04）。
-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06）。

二、期刊論文

- 北岡正子，〈連結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的詩人雷石榆——以《沙漠之歌》與《八年

- 詩選集》為中心〉，《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5期（2011.10），頁61-67。
- ，〈雷石榆『沙漠之歌』——中国詩人の日本語詩集〉，《日本中國學會報》49期（1997），頁220-233。
- 李東華，〈光復初期台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台大文史哲學報》70期（2009.05），頁113-144。
- 林曙光，〈不堪回首話當年〉，《文學台灣》4期（1992.09），頁59-62。
- 倪思然、朱雙一，〈《國聲報》“南光”副刊與廈大校友作家群〉，《新文學史料》2013年1期（2013.02），頁179-184。
- 黃天邁，〈發刊辭〉，《台旅月刊》創刊號（1949.02）。
- 雷石榆，〈我的回憶（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2期（1990.05），頁43-62。
- ，〈我的回憶（下）〉，《新文學史料》1990年3期（1990.08），頁98-118，151。
- ，〈舊夢依稀話寶島——寄情台灣〉，《新文學史料》1993年4期（1993.11），頁72-73。
- ，〈隨想〉，《臺灣文化》2卷3期（1947.03），頁19。
- 謝金蓉，〈許壽裳與「阿里倉倉、氣象熾昌」〉，《思想》8期（2008.01），頁143-159。
- 蘇碩斌，〈旅行文學的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2014.10），頁264-270。

三、報紙文章

- 不著撰人，〈台南州民の鍊成道場／“日輪舍”設計なり、愈よ近く着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41.09.14，4版。
- 不著撰人，〈台南火葬場／移桶盤淺／經費萬三千餘圓〉，《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09.07，4版。
- 雷石榆，〈我的家〉，《國聲報》，1947.05.19，4版。
- ，〈雜感三章〉，《國聲報》，1947.05.16，4版。
- ，〈再論新寫實主義（續完）〉，《台灣新生報》，1948.07.02，4版。
- ，〈嬰〉，《台灣新生報》，1948.05.27。
- 不著撰人，〈藝壇近訊〉，《國聲報》，1947.05.11，4版。
- 鍾英，〈小工友——記一個台灣的孩子〉，《和平日報》，1946.12.02，4版。

四、電子媒體

「灌園先生日記/1949-07-07」，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灌園先生日記/1949-07-07>）。

石計生，〈蔡瑞月異托邦：從「魁儡上陣」舞碼看舞蹈社的抵抗性〉（來源：<http://cstone.idv.tw/?p=4304>）。

許俊雅，〈台旅月刊〉提要，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來源：<http://dhtlj.nmtl.gov.tw/opencms/journal/Journal052/>）。

陳凱劭，〈雷石榆：臺南行散記1949〉（來源：<http://blog.kaishao.idv.tw/?p=2906>）。

